

陶楼文集

文匯出版社



在天花板上跳舞

孙甘露著

我所失去的时代
为你穿越情人广场
写作与沉默
听大师谈情说爱
牢骚
且拿甜点心来
我把我的一生看作是一次长假

北京)

7

Z A I T I A N
H U A B A N S H A N G T I A O W U

ZAI TIAN HUA BAN SHANG TIAO WU

阁 楼 文 丛

在天花板上跳舞

孙
甘
露

著

文匯出版社

责任编辑：季桂保

封面装帧：周夏萍

· 阁楼文丛 ·

在天花板上跳舞

孙甘露 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政编码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1997年1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32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127,000

印刷:1-10,000 印张:8.875

ISBN7-80531-415-2/G·257

定价:12.50元

自序

这本书中的文章，大部分是应杂志和报纸的约请而写的。所以，篇幅是事先定好了的，并非我刻意为之。同时，你也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多么被动的人，仿佛没有人催促，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篇自序也不例外。

我当然要感谢季桂保先生，没有他自始至终的努力，一切都将归于徒劳。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周忱先生和曹小磊先生，多年来，他们给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和热情的建议。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他们同样给了我许多积极的忠告。少年时，每每读到前人的序跋中的此类文字，多以为为是虚应之辞。今日，当我自己提笔作序之时，才稍稍体会到一点个中的涵义。人情和文章其实是

一回事，但是，表达感情的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其间的分寸和趣味，只有请读者自己去甄别和鉴赏了。

是为序。

目 录

自序	(1)
秋天	(1)
我所失去的时代	(3)
在天花板上跳舞	(10)
记忆	(17)
为你穿越情人广场	(23)
南方之夜	(25)
辞友人书	(30)
侧面像	(37)

匮乏与苍白的存在	(41)
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	(45)
学习写作	(47)
认识	(51)
写作与沉默	(56)
一堵墙向另一堵墙说什么	(63)
中国象棋	(71)
小传	(73)
若干想法	(76)
《呼吸》附笔	(79)
回到朴素的叙述	(82)
安慰	(83)
且拿甜点心来	(85)
重温卡夫卡	(89)
听大师谈情说爱	(92)
海明威	(95)

普鲁斯特	(96)
唐寅山水	(99)
虚构	(101)
守望时光	(103)
作家们	(105)
王朔	(108)
万夏	(109)
阿克曼	(112)
张献	(117)
程永新	(121)
赵耀民	(125)
王寅	(128)
顾城	(136)
王安忆	(139)
俄国风景	(141)
遐想	(143)
街道	(147)

学校.....	(152)
牢骚.....	(155)
看不见的容貌.....	(158)
我们有什么“旧”东西.....	(161)
向内心呼吁.....	(164)
环球同此凉热.....	(167)
茫然.....	(170)
90年代	(173)
瑕疵.....	(175)
中国人民很行.....	(177)
安魂曲.....	(181)
阳光灿烂的日子.....	(183)
肖什克的救赎.....	(185)
燃情岁月.....	(187)
青木瓜之味.....	(189)
恰如其分.....	(191)
摇啊摇.....	(194)
一种观点.....	(196)

电影节到底发生了什么?	(200)
再会! 舒特拉.....	(204)
廊桥遗梦.....	(208)
秦颂.....	(210)
奥季塞夫斯·埃利蒂斯.....	(213)
在郊区.....	(215)
小书店.....	(217)
与洗衣机作战.....	(219)
电话.....	(220)
睡眠.....	(222)
运动.....	(223)
信封.....	(225)
名副其实.....	(226)
某种音乐.....	(228)
翻译家.....	(229)
要命的书.....	(231)
散步.....	(232)
卡通.....	(233)

气味.....	(234)
先锋.....	(236)
缓慢.....	(237)
隐秘的读者.....	(238)

附录

秋思.....	(239)
我把我的一生看作是一次长假 孙甘露 卞元宝(241)	
面向未来的先锋文学 孙甘露 张英(257)	
孙甘露在上海.....	曹小磊(266)

到秋天

太阳不再迟疑的时候

你和我转身注视或不再注视

有一只船等我们去坐或不坐

在某一个傍晚

信手写下一首无词的歌

你和我隔着峡谷轻声呼喊的时候

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生命从我们胸前走过

每个冬天都需要一颗星星缓缓地驶近

一片丰盈环绕着你和你、我和我

当我们从一张椅子走向另一张椅子

一扇窗或所有的窗上站满了秋季和冬季

当鸽子和夜晚的天空同时向我们飘来

有一种或几种情怀才向宇宙散播



我所失去的时代

我不是说我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时代——时间、世代、生活方式以及智力氛围，而是失去了我曾经孜孜以求的、足以建立的、使我们寓于其中而又置身其外的某种可能性，而且它一经失去就永远失去。这种对丧失的体会，加缪称之为：人与环境的分离。它并不首先由社会统计给出指标，预示事物的朽败和坏死，它由那些孤寂的、沉思的、自愿流放的心灵所捕获。也由妇女、劳工、失学儿童和疾病所衬托。我指的是贝克特那样的心智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风物。污染，这是一个现代工业裹挟而来的词语，谁都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引伸之词。那样也不合近代中国的用语习惯。紧接着出现的另一词就是：荒谬。我的意思是，到

了重读加缪和萨特之时了。这不是向起点的返回，因为没有起点，这也不是朝着温柔的乌有乡的归宿之行，因为飘泊才是唯一的归宿。这只是开端和终结并置的时刻。犹如一扇老式的转门，透明、多重，同时敞开和关闭着，运动着，并且被间隔成若干半密封的空间，我不想强调它的循环的意象。仿佛是可以彼此观看的天体。遥远而切近。一如死亡和彼岸之于我们。下海，这是另一个词（写下它已令我厌烦）。对这个词的滥用可以用另一个词来形容：泛滥成灾。我不想谈它，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理由非要谈它，读者可自行将此段忽略不计。

维特根斯坦声言：……精神总是环绕着灰烬。但愿那不是纸币的灰烬。

失去还意味着迷惘。当人们渐入知命之年，当写作成为一种生存的策略，而不是纯粹的（从来就不曾是？）精神活动时，在一个残酷的、无序的、缺乏智性和真正欢娱的时代背景前，当金钱适时地成为一种困扰，这当然会令我们感到空虚。不是因个人的某种缺乏而空虚，而是因为其充斥世界的空虚而迷惘、而癫狂。有趣的是，按照福科的观点，正是在理性主义时代，现代疾病分类为我们发现了忧郁与躁狂之间的内在联系。病症，如

同每个人都有一份病历卡一般，它伴随着我们，是我们所有档案中最公开也最熟视无睹的一份。

这又令我想到低能的聒噪和圣洁的沉默。我并不试图将这两者截然分开，它们彼此暗含，一如艾略特的著名诗篇《稻草人》所提供的形象，诗人说它皮囊泄气一般归于寂静。作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精神投影，大师的影响还将继续存在。这些词，这些形象，这一系列的隐喻，虽然来自一些最敏感的灵魂，但那些相对平庸的灵魂依然视他们为无效。这当然没有超出大师们的预设。“多好的酬劳啊！”瓦雷里这样感叹过：“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接着我接触到了信仰和死亡。

“信仰就是愿意信仰；”乌纳穆诺如是说。而死亡，则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青年诗人朱朱写道：“我一想到死亡就会死去。”伽达默尔认定，这正是人之为人的第一标志：对死亡和死后世界的恐惧。

时至今日，我们目睹的是一种速效的信仰和缓释的死亡。换言之，是一种兴奋剂和镇静剂交替使用之下的文化疗程，它试图重建免疫系统，但它的并发症和适应症使之很快变成了一种新的现实——一种麻木和垂死的实况，显然，这是巫术

风行于实证思潮之后的一处佐证。

文化有时确实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催眠般将我们的目光导入迷梦。梦，梦境，当然是我的中心词汇之一。它死亡般的形式，对暗示和详梦的需求以及与睡眠同体式的亲密关系，使之稍稍具有庇护所的风格，不论紧张或者是松懈，灵与肉都向之逃逸，它的无可避免和频频破灭正是它存在的原因。没有比幻灭更强有力的释放了，尤其在苏醒后的追忆之中。

这种危机是普遍的，它囊括了每一个头脑。危机，也正是我所关心的，这是一个焦点，汇聚事物并且使之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坦然地面对它（这是多么困难。）也许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这是一个与危言耸听无关的词。它也没有多少商业效用，当它出现时，它就是真正出现了。通常，它是无法摆脱的，它的唯一出路是转化成另一种危机。

犹如人们诙谐地论及爱时，称之为危机或疾病，爱，当然它与对孤独的恐惧有关，即便我们是为了听听自己的声音，看看自己的影子才来到这个地球上，他者化现象以及我们使事物对象化的能力也使我们陷入广大无边的人群。在孤独中歌唱也就是在人群中歌唱，桑德堡曾经如此设问：